

# 鄂温克语研究

D·O·朝克著

民族出版社

鄂温克学  
PDG

# 鄂温克语研究

1115.27  
D·O·朝克著

一九九五年北京



责任编辑：阿荣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温克语研究：汉文、鄂温克文对照/D·O·朝克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9

ISBN 7-105-02535-2

I. 鄂… II. 鄂 III. 鄂温克语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研究—汉语、鄂温克语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IV. H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624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怀柔燕文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frac{1}{2}$  字数：160 千字

印数：0001—500 册 定价：12.00 元

## 序

鄂温克语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一个语言。鄂温克族主要居住在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和北极圈内。在我国95%的鄂温克族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语分辉河、莫日格勒河、敖鲁古雅河三大方言。

《鄂温克语研究》一书是鄂温克族青年语言学家朝克历时15年,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以辉河方言为主,进一步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关于鄂温克语的研究,一直是我国民族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朝克同志多年来不辞辛苦,历尽艰辛地走遍了鄂温克人居住的所有地区,收集了几百万字珍贵的语言材料,同时,博览了古今中外与此有关的大量书籍,掌握和熟悉了鄂温克语研究的有关资料。他刻意求实、勤奋钻研、全心投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勇攀科学高峰的坚定信念确实值得赞誉。另外,朝克同志的研究成果一直得到国内外阿尔泰语言学界同行们的瞩目,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

《鄂温克语研究》一书中主要分为语音结构、词汇结构和语法结构三大章节,从结构语音学和描写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语音结构章节里着重探讨了短元音系统、长元音系统、单辅音系统和复合辅音系统、重叠辅音系统及重叠辅音的产生原因、语音变化的条件及其形式、元音和谐的条件以及形式、音节的构成和分类原则、重音结构及其意义等内容。在语音部分里朝克同志明确提出了鄂温克语的长短元音在数量上的等同性和语意上的严格的区别性及重叠辅音是来自不同的两个辅音音素、每个元音音位均属最小的元音和谐单位等新见解。在词汇章节里着重讨论了鄂温克语动词的基本框架及其结构特性、派生新词的成分及其分类、合成新词

的方法和类型、同源词系统共有词系统、借词系统等方面。词汇部分中初次提出了 137 套构成新词的成分,区分出一些固有词和借词,指出同源词的内涵和范围,填补了以往研究中在这方面出现的空缺,使鄂温克语的词汇研究走上了比较完善的途径。他在语法部分里着重讨论了词类的分类原则和结构特征,如对名词的数结构、格结构和领属结构的内容及形式;方位名词、时间名词的结构及分类方法;动词的基本框架及分类、动词的态结构、体结构、式结构、陈述式结构、祈使式结构、假定式结构及分类;副动词系统、形动词系统、助动词系统以及代词、数词、形容词、副词、虚词、后置词、助词、连词、语气词、感叹词、模拟词等的结构系统及特征等条分缕析,初次提出鄂温克语格范畴中有 13 个成分、形容词的级范畴内有 5 种不同形式、动词的体范畴里有 13 种不同成分、动词中存在助动词范畴、连词和后置词均有 9 种分类、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和远指代词有 *nugang* 这一成分、还有助词第一词类等观点和理论。句法章节里主要讨论了鄂温克语词组的基本结构类型和分类原则,其中着重论述了并列词组、支配词组、修饰词组、补充词组、限定词组、表述词组、否定词组、判断词组等的结构形式分类原则以及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并在句子部分里探讨了鄂温克语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定语、插语、复句等的形成因素和应用情况以及句子中所起的功能、占有的位置。

朝克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从事满——通古斯语研究工作历时 15 个春秋,在这 15 年辛勤的调查研究中,用汉文、蒙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权威性刊物上发表了 60 多篇论文,出版了 6 部专著,共计 250 多万字。其中 4 部专著用日文撰写并在日本出版。他的这些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鄂温克语研究》是全面系统地探讨鄂温克语的专著,对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三大结构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

见解,是一部富有开拓精神和科学价值的专著,是一部研究满——  
通古斯语和阿尔泰语学后出转精的专著,因而喜为之序。

马学良

1995年5月写于中央民族大学素园书屋

## 序 言

朝克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是满通古斯语族研究领域里他从事鄂温克语研究已有十五年,脱颖而出的鄂温克族青年语言学家。他在研究中,既供博览群书广采精选,吸取和焕发古今中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又遍访各地实际调查,搜集和掌握大量现实的活生生材料,孜孜一求,辛勤耕耘,在不算太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绩卓著的。十五年中,他用汉文、蒙文和日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达六十篇以上,并出版了六本著作,计二百五十余万字。有的论文(如《鄂温克语构词》、《汉语对鄂温克语的影响》,和专著(如《鄂温克语简志》,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在日本国出版的《索伦语基础例文集》一书,还获得了一九九一年日本国文部省国际学术成果奖。这些实事证明,他的鄂温克语研究成果已受到国内外相关学术界的认可和赞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大家知道,鄂温克族是我国古老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也是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使用着民族语言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内现主要居位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少部分居住在黑龙江省等地。国外,在俄罗斯联邦广袤的西伯利亚直至北极圈内也有许多鄂温克族居民。俄罗斯语中称“эвенки”与鄂温克同音;汉文音译也常拼为“艾温基”或“艾文基”。鄂温克语依谱系分类法,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文,至今仍是本族内大部分人通用的语言。同其它许多民族的语言一样,自然也有方言之别,一般分为辉河、莫日格勒和敖鲁古雅三种,虽有所异,但基本相通。由于鄂温克族中历来是操辉河方言(即原称索伦部分的方言)的人数居多,因此,中外研究鄂温克语的学者大体都是以此种方言为基础的,朝克同志的研究也是如此。

《鄂温克语研究》一书，是朝克同志十余年来致力探索，潜心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全书分三章，共约19万字，是一部从结构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的角度，论述语言的形态结构为主，兼及构词结构和语音系统较全面地探讨鄂温克语的一部科学专著。作者在研究的三个部分中，不少问题上作出了新的综合，提出了新的见解，达到了新的境界。就一个人口很少也没有文字，且可借鉴的或文字资料又很稀少的民族语言研究而言，应该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这是凝聚着作者刻意追求、勤奋钻研的敬业精神，并且显示出了他具有较扎实雄厚的理论功底和勇攀高峰的坚定信念，是很值得赞许的。

《鄂温克语研究》的出版，对鄂温克族群众，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就是对今后满通古斯语族领域乃至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研究，也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进而言之，在伟大中华民族浩瀚博大的文化园林中，也应算是增添了芳香殊异的瓣花片叶。这些都应肯定是作者作出的有益贡献。当然，一本书，特别是研究著作，没有任何瑕疵纰漏是不可能的，希望读者诸君在研究利用的同时，不惜予以批评指出和给予客观的评价。

最后，我愿代表作者和热心研究鄂温克语的同志，向民族出版社的领导和参加审效的诸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沙 驼

一九九五年五月

于呼和浩特市



## 前 言

鄂温克语是鄂温克族使用的语言,鄂温克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另外,也有一部分居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1992年的人口普查,在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为29316人。其中25436人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他们主要分居于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额尔古纳左旗、阿荣旗、扎兰屯市、海拉尔市等地。另外,有3890人散居于黑龙江省讷河县、嫩江县和新疆伊犁、塔城等地。聚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多,约占总人口的70%以上,而且他们都从事畜牧业。聚居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的鄂温克族是以农为主,以狩猎为副。生活在额尔古纳左旗的鄂温克人从事狩猎业和林业。住在讷河、嫩江以及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而且,鄂温克族多年来一直跟鄂伦春、蒙古、达斡尔、满、汉等兄弟民族交错杂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鄂温克族的祖先曾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从事渔猎和饲养驯鹿。17世纪中叶,鄂温克族分为三支,一支是贝加尔湖东北勒拿河流域使鹿鄂温克人,被称为“索伦别部”,另一支是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至石勒喀河的使马鄂温克人,也是索伦部之一。还有一支是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以及外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人。也就是索伦本部。康熙年间鄂温克族归为布特哈打牲部、雍正十年给1700名鄂温克族到呼伦贝尔盟驻守边卡。同时还派一些鄂温克族官兵驻防爱珥、墨尔根、齐齐哈尔、伊犁、塔城、科布多、乌力雅苏台等地。自乾隆年间起鄂温克族官兵还曾出征参加过新疆准格尔、云南、四川、西藏、台湾(鹿耳港)等战

役。共转战 22 个省区。鄂温克人在北魏时代被称为“北室韦”或“深末恒室韦”；辽代被说成“生女真”或“野人女真”；元代称为“林木中之兀良哈”或“林中人”；明代就叫“北山野人”或“女真野人”；清代被分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三种。清代提到的索伦鄂温克是指从事牧业和农业的、曾被清朝编入八旗的索伦部，现居住在辉河、伊敏河、阿伦河、济沁河、纳河、雅鲁河、嫩江流域的鄂温克人。索伦(solon)一词在满语里表示“圆木柱子”之意，清朝政府当初把鄂温克人称为索伦人，将鄂温克族部落叫做索伦部是由于鄂温克人勇敢、善战，为祖国统一，保卫和巩固边疆做出突出贡献的原故。本世纪初从俄罗斯的通古斯卡河流域迁来的鄂温克人被他称为通古斯人。这里说的通古斯(tungus)一词似乎跟突厥诸语中表示“猪”之意的 tonguz 有关系。被叫做雅库特的鄂温克人也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从俄罗斯的雅库特州伊格纳希、勃克罗夫地区迁移而来的。同样在此出现的雅库特(jakut)一词也好象与突厥诸语内指“宝石”的 jaqut 有关。历史上，对鄂温克族尽管有个各种各样的他称，但鄂温克人一直把自己称为鄂温克(əwŋkə)，因此，1958 年 3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尊重鄂温克族人民的意愿，把“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他称统一改为鄂温克。鄂温克(əwŋkə)一词是在动词词根 əwə-“下”、“降”后面接缀构词成分-ŋkə 派生出来的名词。该词的直译是“下来者”，意译为“从高山密林中下来的人”。在鄂温克语里动词词根后面接缀-ŋka/-ŋkə/-ŋki-ŋko/-ŋkθ/-ŋku/-ŋkɯ 等一套构词成分，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派生出来的名词有很多。例如，awŋka“抹布”(<awa-“擦”)、təgəŋkə“椅子”(<təgə-“坐”)、soxoŋko“勺子”(<soxo-“舀”)、ələəŋkə“乞讨者”(<ələə-“乞讨”)等。现在许多人把“鄂温克”发音作 əwŋki 或 əwŋk，也有人常常写成 əwŋki 或 əwənki。不过，根据传统说法或元音和谐规律应该写成 əwŋkə。

由于鄂温克族各部落间的历史变迁、居住地区以及生产手段，

生活方式等的有所不同,使鄂温克语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在语音结构,甚至在某些语法结构方面有差别的方言土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辉河、莫日格勒河、教鲁古雅河三大方言。辉河方言简称辉方言,历史上被称为“索伦语”或“索伦鄂温克语”,使用该方言的鄂温克人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以及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和嫩江县等地区。而且,使用人口占鄂温克族的90%以上。莫日格勒河方言简称莫方言或陈方言。历史上被称为“通古斯语”或“通古斯鄂温克语”,使用该方言的鄂温克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莫日格勒河鄂温克族苏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东苏木和孟根楚鲁苏木等地区。使用人口占鄂温克族的8%左右。教鲁古雅方言简称教方言,曾被称作“雅库特语”或“雅库特鄂温克语”。该方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教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以及鄂伦春自治旗。使用人口只占鄂温克族的1.2%。鄂温克语这三大方言间的差别主要出现在语音方面,不过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在语音方面的主要差异是;莫方言只有i、ii、e、ee、a、aa、o、oo、u、uu、ə、əə六对长短元音,比辉方言和教方言少了θ、θθ、u、uu两对长短元音;教方言和莫方言的元音和谐规律没有象辉方言那样严格,在辉方言中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一般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词内,而教方言和莫方言中则存在阳性元音跟阴性元音共同构成某一个词的现象。尤其在教方言里这种例子较多。例如,ərali“周围”、ədam“不”;教方言里还有iə、ia、ie、iu、io、ua等复元音,莫方言也有ua、ou、ia等复元音,而辉方言中却没有复元音;教方言和莫方言有辅音f,辉方言则无此辅音;莫方言有辅音ts、dz、x,而辉方言和教方言则与此相对的有辅音tʃ、dʒ、χ等;辉方言有相当数量的复辅音,而在教方言和莫方言中几乎不出现

复辅音的现象；辉方言里辅音的重叠现象很多，在莫方言与敖方言却很少出现。在有关名词述词及词义方面鄂温克语三大方言中也有一些异同现象。例如“山”一词辉方言叫 *ur*，敖方言也说 *urə*，可在莫方言中却叫 *oroŋ*；“办法”一词敖方言说 *dʒele*、辉方言叫 *ag-ga*，莫方言称为 *məkə*；辉方言中将“说”一词 *dʒiŋdʒiraŋ* 或 *ɡuŋəŋ*，莫方言也叫 *ɡuŋəŋ*，然而敖方言却说 *tuurərəŋ*，辉方言里 *tuurərəŋ* 一词是属于表示“做声”、“胡言乱语”等意思的贬义词，同样辉方言中表示“说”之意的 *dʒiŋdʒiraŋ* 在敖方言内是属于贬义词；“烤干”一词在辉方言和莫方言中均叫 *olgiŋəŋ*，可是在敖方言里却说 *dalgattaŋ*，动词 *dalgaraŋ* 在辉方言和莫方言中则表示“烧”之意。在语法方面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内出现得异同现象也不少。例如，辉方言和莫方言中经常见到的领格成分 *-ni* 在敖方言里几乎不出现；辉方言的动词并进体则由 *meed* 表，而莫方言用 *-na/-nə* 表示；复数后缀敖方言用 *-r/-l* 表示、莫方言用 *-ril* 表示、辉方言则以 *-sal/-səl/-sol/-səl/-sul/-sul* 表示；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后缀，敖方言为 *-nnam/-nnəm*，有时也用 *-raŋ/-rəŋ* 表示，可在辉方言里只能用 *-me* 表示；肯定助动词出现于主语或中心语后面的情况在敖方言中没有，莫方言里也很少出现，而辉方言中肯定助动词 *bikkiwi* 的使用率是相当高的；辉方言中有判断后置词 *ji*，在敖方言和莫方言内无此后置词。

总之，辉方言和莫方言之间的差别比敖方言的小，这两个方言区的人可以用彼此熟悉的鄂温克语方言交谈，不过有时也遇到不易构通的词句，这种情况下辉方言的从事畜牧业的鄂温克人同莫方言的鄂温克人之间则借助蒙古语解决谈话中遇到的语言障碍。因为，熟悉莫方言的鄂温克人几乎 100% 的懂蒙古语，他们生活区周围居住的都是巴尔虎蒙古人和布利亚特蒙古人，他们跟相邻的蒙古人均用蒙古语说话。辉方言内从事畜牧业的牧区鄂温克人也是由于长年与蒙古人杂居，所以也都懂蒙古语。可是被划为辉方言

中的,那些农区或林区的鄂温克人除了本民族语以外,只懂达斡尔语和汉语,不懂蒙古语。他们同莫方言的鄂温克人谈话时遇到难题,只能请懂蒙古语和汉语或达斡尔语的鄂温克人充当口头翻译,因为莫方言的鄂温克人中很少有人懂达斡尔语或汉语。辉方言和莫方言的鄂温克跟敖方言的鄂温克人交谈时所遇到的语言障碍更多。常常是由于无法解除在交流中出现的语言问题而中断谈话。敖方言的语音结构和语义结构要比辉方言和莫方言的复杂,而且,他们除了鄂温克语以外只懂汉语,不懂达斡尔和蒙古等民族语言。所以,辉方言和莫方言的鄂温克人中懂汉语者同敖方言的鄂温克人谈话比较容易,他们用各自熟悉的鄂温克语方言交谈时遇到问题,就可以借助汉语来解决那些语言障碍。由于鄂温克族多年来一直跟达斡尔、鄂伦春、蒙古、汉等民族杂居,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它民族语言的影响,据调查,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的伊敏、南辉、北辉、锡尼河东、孟根楚鲁等5个苏木以及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除了熟悉本民族语外,还懂或略懂蒙古语,象伊敏、南辉、北辉等地的鄂温克族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还略懂汉语。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巴彦嵯岗苏木、巴彦塔拉达斡尔族乡以及黑龙江省讷河县、嫩江县等地的鄂温克族里懂本民族语的人,一般都懂达斡尔语和汉语。额尔古纳左旗和鄂伦春自治旗的鄂温克人也都兼懂汉语和鄂伦春语。

鄂温克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到了适龄岁数自愿报汉文学校或蒙文学校读汉文或蒙文。相比之下,牧区的鄂温克孩童读蒙文的多,林区和农区的鄂温克族适龄儿童绝大多数读汉文。鄂温克族是从清代就开始接受了文化教育,那时的鄂温克人都是读满文的,到了民国时期鄂温克族中就有了读蒙文、汉文、日文、俄文的人。其中读蒙文和日文的人占绝大多数,从1950年至1970年间读蒙文的鄂温克人需比读汉文的鄂温克人多得多。可是,自从1970年以后

读汉文的鄂温克人越来越多,而读蒙文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在鄂温克族的65岁以上的老人中会满文、蒙文、日文的人较多,从65岁以下至35岁以上的鄂温克人当中懂蒙文的人要比懂汉文的多,35岁以下的鄂温克人里懂汉的比懂蒙文的多。不论怎么说,由于鄂温克族人口少,居住分散,加上其它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使鄂温克语不断地被同化。尤其是近些年鄂温克语被汉化和蒙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其中,辉方言牧区鄂温克人受蒙古语和蒙文的影响比较大,农区和林区的鄂温克人受汉语汉文的影响很大;莫方言的鄂温克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蒙古语和蒙文的影响;敖方言的鄂温克人受汉语汉文的影响相当严重。

鄂温克语研究工作从1978年以后才有了很大活力,而且,在这18年的时间里已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绩。有关鄂温克语的专著或词典现已出版七本,论文已发表一百来篇,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从而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鄂温克语无论在表层结构,还是在底层结构中不仅跟鄂伦春语、赫哲语、锡伯语、满语、女真语、俄罗斯的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德盖语、奥罗奇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查嘎登人的语言等有着十分切实的亲源关系,同时跟蒙古语族诸语言、突厥语族诸语言、朝鲜语、日本语、日本的阿依努(阿夷奴)语、美国印第安那和阿拉斯加地区的诸民族语、加拿大的印第安语区诸民族语等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内外的学者对鄂温克语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就在近几年的时间里美国、德国、日本、荷兰、英国、芬兰、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多次到鄂温克族居住区,进行了田野考查和语言调查。在国内从北京、上海、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市也有专家学者,到鄂温克族地区进行了鄂温克语方面的调查研究。总之,鄂温克语研究工作已走入了空前的活跃和繁荣的阶段。在这非常时期,我把多年精心推敲的《鄂温克语研究》一书奉献给学术界的同仁们,从而促进该

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该书是以鄂温克语辉方言为基础撰写完成的。书中的所有语言实例都是来自笔者本人从1982年至1994年间,多次到鄂温克语辉方言区的各个语言点,进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书里主要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对鄂温克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三大结构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科学地论述。

# 目 录

|                    |      |
|--------------------|------|
| 序.....             | (1)  |
| 序言.....            | (1)  |
| 前言.....            | (1)  |
| <br>               |      |
| 一. 语音结构.....       | (1)  |
| 1)元音及元音分类.....     | (1)  |
| 2)元音的说明及例词.....    | (1)  |
| 3)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区别.....  | (4)  |
| 4)容易混淆的元音区别.....   | (5)  |
| 5)辅音及辅音分类.....     | (7)  |
| 6)辅音特征及例词.....     | (8)  |
| 7)复辅音系统 .....      | (11) |
| 8)辅音重叠现象 .....     | (12) |
| 9)语音变体现象 .....     | (13) |
| 10)元音和谐规律.....     | (17) |
| 11)音节及音节的构成规则..... | (19) |
| 12)词重音现象.....      | (21) |
| <br>               |      |
| 二. 词汇结构 .....      | (22) |
| 1 词汇基本结构.....      | (23) |
| 1)词汇优势 .....       | (23) |
| 2)词汇音义结构特征 .....   | (25) |
| 3)共有词和借词 .....     | (28) |



|                  |       |
|------------------|-------|
| 2 构词结构 .....     | (35)  |
| 1) 派生法 .....     | (35)  |
| 2) 合成法 .....     | (45)  |
| 3) 语音交替法 .....   | (46)  |
| 4) 谐音法 .....     | (47)  |
| 三. 语法结构 .....    | (47)  |
| (一) 词类 .....     | (47)  |
| 1. 实词类 .....     | (49)  |
| 1) 名词 .....      | (49)  |
| (1) 名词的数 .....   | (49)  |
| (2) 名词的格 .....   | (52)  |
| (3) 名词的领属 .....  | (61)  |
| (4) 方位名词 .....   | (66)  |
| (5) 时间名词 .....   | (71)  |
| 2) 动词 .....      | (78)  |
| (1) 动词的态 .....   | (78)  |
| (2) 动词的体 .....   | (82)  |
| (3) 动词的陈述式 ..... | (84)  |
| (4) 动词的祈使式 ..... | (89)  |
| (5) 动词的假定式 ..... | (94)  |
| (6) 副动词 .....    | (95)  |
| (7) 形动词 .....    | (97)  |
| (8) 助动词 .....    | (98)  |
| 3) 代词 .....      | (105) |
| 4) 形容词 .....     | (126) |
| 5) 数词 .....      | (132) |
| 6) 副词 .....      | (139) |
| 2. 虚词类 .....     | (153) |